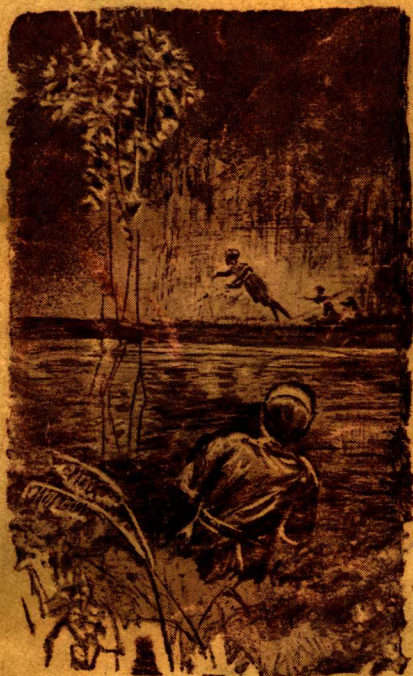


記匪殲於蘆河青

著 大 向



長江文藝出版社

822
2140

青蘆河畔殲匪記

向 大 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武漢

青蘆河畔歼匪記

向 火 著

*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漢口解放大道 332 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 3 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耗 $\frac{1}{32}$ 開 · 7 $\frac{7}{8}$ 印張 · 2 插頁 · 162,000 字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4,000

統一書號：7 10107.9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中南某鄉村在解放初期清匪斗争的小說。它通过我人民軍隊剿匪小組一系列的偵察活動和最后匪特全部落網的故事，生動而鮮明地表現了这一斗争的尖銳性和複雜性。从作品中可以形象地看到匪特和地主惡霸頑强的反動本質和我英勇机智的人民軍隊在群众積極支持下，必然勝利的真理。

統一書号：T10107·9
定 价：七角二分

目 錄

一	青蘆河上.....	1
二	夜会.....	11
三	在區政府.....	21
四	陈同兴.....	24
五	搜查.....	31
六	側面的斗争.....	37
七	放火.....	49
八	蛛絲馬迹.....	62
九	追捕.....	80
十	滾崖.....	117
十一	王和生.....	127
十二	燒香会.....	133
十三	藕断絲連.....	140
十四	暗殺.....	147
十五	可疑的人.....	160
十六	会.....	167
十七	夜語.....	186
十八	搗窩子.....	193
十九	錢索.....	204
二十	天罗地網.....	216
二一	仙人洞.....	235
二二	人海中的金奎塔.....	242

CAB36/06

一 青蘆河上

第六清匪便衣組的工作重點區是青蘆河上游和紅叶坡一帶。一九五〇年七月尾梢的一個早上，組長何亮率領着他的四個組員離開縣大隊部出發到第二區人民政府去——青蘆河上游和紅叶坡都屬第二區。

約莫晌午時分，到了青蘆河邊。

伏天的太陽，火辣辣明晃晃地晒下來。河畔的几株垂柳長得青枝綠叶，在太陽下閃着淡淡的綠光。雀鳥們怕熱，在田里嚼飽了稻谷以後，都捲縮在樹林和蘆葦里打盹。一陣微風吹過，它們才懶散地睜開惺忪的睡眼，噉噉吱吱地埋怨几声，深怪風打擾了它們的睡興。樹梢頭，好些個蟬却高聲有勁地唧唧叫着。

青蘆河是一條小河，現在是漲水時期，河身也只有六丈來寬。兩岸，密密雜雜地叢生着蘆葦，一些淺藍色和粉紅色的野生喇叭花襯托在綠色的葦叶中，顯得格外地美麗。空氣中充滿了濃郁的蘆葦所特有的氣味。時而有兩三個小鱔魚飛出水面來，瞪着眼珠子，大概是在水裡頭住膩了，跳出來欣賞欣賞外頭的景致哩！

渡頭上一只船也沒有。難怪！大熱天，日頭又毒，誰願意白蹲在渡頭上晒着活受罪？兩三只船都靠到蘆葦里歇涼去了。

王和生跳上一塊大石頭，站在上邊，用右手掌在前額搭起一個涼棚，向河裡眺望。仗着他的个子高，眼睛尖，一下便看見不遠蘆葦里的小船；划船的似乎也瞧到岸上的五位顧客了，正撥開蘆葦，把船搖出來。王和生亮着嗓子喊：

“喂！這裡！老……”

底下的一個“鄉”字還沒有喊出來，他驀地醒悟了。現在自己穿着便衣——白布對襟短衣，灰色長統褲，腳下是一雙麻耳草鞋，可不應該喊“老鄉”這兩個字，那會暴露自己的身份。他趕忙改口：

“……老板！船老板！喂，這裡。”

何亮輕輕地望了王和生一眼，王和生也正把水活活的眼珠朝何亮看，兩人的眼光碰了碰。

王和生知道剛才自己轉口的這一點窘相，他的副連長已經看出來了，正遞眼色警告自己哩！“剛出馬便露了馬腳！”他內心埋怨自己的鹵莽，臉上有些泛紅。這個窖工出身的戰士很年輕，今年才二十歲，有些靦腆。在連隊里，他認為自己工作完成得不好時，便要臉紅；完成得特別好受到上級的表揚，也要臉紅。

他想起大隊長和偵察通訊參謀的話來。

在大隊部受訓的一個星期里，大隊長一再講過：化裝，並不只是簡單地換上各色各樣的衣服便完事。身上的衣服，代表着自己一定的社會職業。在生活細節上，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得和衣服相稱。要不好好注意這一點，就容易出岔子。誰也清楚，在和匪特進行隱蔽鬥爭時，倘若馬馬虎虎地隨意暴露自己的身份，那他一定不會取得很好的成績。“當然嘍！”王和生還清楚地記得大隊長說話時的神

态。“这对于我們过惯了部隊生活的同志們是很不習慣的。但是，我們必須做好，一定要做好！”大隊長說最后兩句話時声音很高，同時，右手用勁向下一放。

眼望着船搖擺岸了。船老板是一个五十來歲的老頭，瘦長个子，穿一身藍色的粗布衣服，敞開上衣。衣服很新，顯然是剛縫不久。

“到哪里？”船老板問。

“到關口。”黃光尙回答，一面把兩三个衣包扔進艙里，自己也跳了上去。

讓何亮先上船，吳清山、鄭江、王和生三人也提着草帽跟上船。船不大，五个人就把船艙填得滿滿地。

湖北省南部和湖南省北部交界的這一帶地方，不管是在湖里还是在河里，小船都沒舵。船的尾部的兩側，各有一个槳。划船的人兩手交叉握着槳把，槳一動，小船就像箭一樣地滑過水面，向前飛奔。這樣的划法，有一个名堂，叫做划“雙飛燕”；的確，船真像燕子一樣地快速，像燕子一樣地輕巧。

船開了，只听得水在船頭嘩嘩直响，兩岸的蘆葦向后滑溜過去。

“你家貴姓？”何亮用很純粹的湖北話問船老板。他是地道的湖北人。

“姓王。”王老頭回答。“你几位是做什么好買賣？”

“你猜猜看！”何亮故意說。

“八成是收土貨！對吧？該過節了。”王老頭眨眨眼，揚揚他的眉毛。

“不錯。你的眼睛真是透水的。”何亮望着他，和善地笑

笑。

“嘿！嘖嘖！”王老头因为对方的奉承而顯得得意了，微微地晃動腦袋說：“在这条河划了三十年的船了。搭船的人我不用三瞧兩看，只消一眼就看出是什么人。”

“对！”何亮笑笑。为了不使王老头繼續研究下去，便自動地說：“打算赶几口子猪，找几担干魚，赶着七月七節下賣。”

“好買賣！”王老头奉承地說。

何亮看王老头还爱閑談，想从他口里头了解點地方上的情况，便悄悄問：

“这条路上还清靜吧？这回來做趟生意可都有點心懸胆吊。听說不久前出过事呢！”

“也沒有什么。”王老头慢吞吞地說，收斂了臉上的笑容。“前些日子就这上边不远出場事，搶了一只船。”

“搶去些什么东西？”

“十多匹土布。”

“哦！”何亮裝着担心的样子。“多少号人？”

“四个。”

“不曉得是本地的土匪还是外來的？”何亮故意試探性地問。

“那可摸不清。”王老头摇摇头，又繼續補充他的意見：“不会是太远的，誰老远跑來搞這點子貨。”

“查出點綫子沒有？”何亮進一步問。

王老头摇摇头，不啃声，兩眼望着前方，手机械地搖槳，似乎对这个談話不感兴趣。

何亮怕道得太露骨叫人起疑，也沉默下來。

鄭江一股勁地考究這小船。他祖父是打魚的，父親也是漁夫，自己亦是從小水邊生水邊長，成天和魚船混在一起；因此，他愛船。

小船舊了，上頭有許多新補的補釘，船邊深黃色的木板上發出閃光——船剛上了油沒多久。艙里收拾得很潔淨，船篷是用蘆葦絲編的，上頭編着許多花哩！從這些表面現象上，鄭江立刻得到一個結論：這只小船是王老头自己的，而不是租別人的。他很有把握地問：

“王老板，你這船買了几年了？”

“租別个的。”王老头率直地說。“要自己有条船，那就好啦！”鄭江的話問到他心坎上去了，他望望鄭江，慨嘆地說：“划船的人，也沒別的什麼想頭，就想自己有条船。”他又苦笑一陣子：“解放前么，吃飯還沒着落呢，船！現下，唔，……”他沒說下去，偏着頭微微露點笑意，又仔細地前前后后打量船。

“租別个的船。”這話倒把鄭江悶住了。他家里打魚也是租地主的船，他很清楚划船的人的道理。大凡租船的，都是窮人，船租貴，也沒錢修補船；況且，船既不是自己的，誰願花錢替旁人白修。今天修好，說不定明天別人就叫你滾蛋，有錢人誰还会有個好心眼。倒不如把修船的錢買兩升米，免得肚子挨餓。而王老头這只船却修理得這樣好，連指頭那大一塊破的也補了，還剛上了油哩。

“租誰的？”鄭江問。他以為王老头定是租他親戚家的船。

“租關繼祖家的。”

“哦！關繼祖！”鄭江沖口而出。

“你知道關繼祖？”

“在這一帶跑生意的誰還能不曉得这个大魔头。”鄭江笑笑說。他抬頭望望何亮，他們这次到紅叶坡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捉關繼祖。

關繼祖是這一帶最大的惡霸地主，田多地多山多，在青蘆河里有百多号船出租。解放前他一直当偽區長兼地方团總，是青蘆河紅叶坡的太歲。去年——一九四九年——七月，這一帶地區解放了，他慌慌張張地逃到南边去。过了一个月，等大軍过去以后，又偷偷摸摸地回來，帶着“反共游擊团司令”的头銜，拉起二百多个土匪，殺人放火地胡搞起來。國民黨匪帮叫他回來“打游擊”，“建立根据地”，等待反攻。

縣大隊派兩個連進剿，不到一个月便把關匪打垮了，“反共游擊团”的三个分隊長被打死兩個。匪徒們死的死，伤的伤，有的被俘，有的投降，余下的几个人也便雞飛狗散。“游擊”当然不能坚持；“根据地”也沒法建立；等待“反攻”更說不上，因为緊接着大陸全部解放，蔣匪縮到台灣去躲他的龜命去了。

“關繼祖不是逃跑了么！这条船農会准会分給你。”鄭江已經摸透王老头把船收拾得很漂亮的理由了。

“還沒說定哩！过些時看吧，可不曉得我有这份福沒有。”王老头滿臉笑意。

“咋会沒福，”吳清山插嘴說，“毛主席坐了北京，我們窮人沒福的也生出福來了。”

“這話倒是。”王老头嘻嘻笑道。“農会主席和區里的同志都說了，現下还不是正式分东西的時候，你先划着。我

就照他們說的，先划着。”

“一定会分給你。”何亮接過口。“現刻解放軍不是還在到處剿匪，剿完匪就要進行土地改革，不單分船，還要分田分地哩！那下可才是翻身过好日子了。”

王老头癡癡地不出聲，只笑，槳也動得快了。突然，他又像想起樁什麼心事，把笑容收斂起來，嚴肅地問：

“你們從城里來的？”

“是呀！”何亮倒被王老头那副嚴肅相怔了一下子。“今天打早動身的。”

“消息怎樣？”

“消息？”何亮有點迷惘。“什麼消息？”

“聽說美國鬼子打到朝鮮，隔中國不遠，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我昨天還找人念過報哩！美國鬼子在朝鮮打了敗仗，快被朝鮮人民攆下海去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沒有的事，這是謠言。”說完，何亮又追問一句：“你聽誰說的？”

“茶館酒店，街上，好多人這樣說。”王老头望着蔚藍色的天空，手搖得慢了，船也慢下來。

“我幫你划一會。”鄭江鑽出艙來。

“不用！不用！怎麼好勞累你！”王老头客气着，一邊却讓鄭江接過他的槳把手。他坐在船舷上，抽起旱烟來。嘴里噴着烟，眼睛却凝視着岸上的蘆葦，略略皺皺眉，輕聲向何亮說：“關繼祖又回來了。唉！”他輕輕吁口氣。

“哦！又回來了，胆子真不小。”何亮應着。“在哪里呢？”

“那咋曉得！”王老头繼續噴着烟，搖搖頭。

其實，何亮老早曉得關繼祖回來的消息了。十多天前，

紅叶坡有一个放牛娃在天快黑時看見關繼祖裝成一個挑脚的从小路上過，直向漳魚咀那邊走去。放牛娃趕到鄉政府去報告，等民兵去追捕時，却已經不見人了。縣里在得到這個消息的同時，又收到武漢市公安局轉來的一份材料。武漢市公安局在漢口破獲了一伙蔣匪內政部調查局的特務，據其中兩個特務供稱，關繼祖已潛回紅叶坡進行破壞。這樣，第六清匪便衣組被派到紅叶坡來。他們的主要任務是了解關匪的綫索，嚴防他的破壞，捉住他，清算他對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你怎麼知道關繼祖回來了？”何亮故意問。

“放牛娃瞅見。民兵趕去捉，沒抓到。”

“你看關繼祖回來可能躲在哪裡？”

王老头茫然地搖頭。

“回來了也不要緊。”何亮解釋說。“我听旁人說去年他帶兩百多人搗蛋，还被解放軍打得落花流水。現今有農會，又有民兵，他光杆子一個回來頂毬用！政府正要抓他呢！”

王老头直點頭，似乎同意了何亮的說法。接着，又說：“这家伙心腸太毒，去年鬧那一下害死多少人哦！紅叶坡被他搞得鷄都沒留一個。要抓住他才好。”他站起來，要去換鄭江搖船，鄭江却不答應：

“王老板，不会把船給你弄翻，你放心吧！”鄭江朝王老头做个鬼臉，把老头子逗笑了。

远远地看到一些坡地，高高低低地聳立着不少的土坡，這便是紅叶坡了。山坡上到处都長着樟樹，到了秋天，樟樹的叶子發紅了，看去就像紅山一般；因而，人們把這一帶山坡叫做紅叶坡。這一帶坡地有二十來里寬，越向南越

高，延長過去，和湘鄂交界的大山連接。

一個密長着蘆葦靠河邊的山腰上，巍巍地矗立着一座七層寶塔。

“這座塔為什麼修在山腰？”黃光尙納罕地問。一般地，塔總是建在山頂上，這樣才使人老遠就望得見。修筑在山腰上的塔是很少見的。

“關繼祖家的風水塔，金奎塔。”王老头解釋說。“那是關繼祖老祖輩建的，要在山腰那塊地方才有風水。建好以後，關家做了五代官了。”

“哦！”黃光尙有味地笑了。“金奎塔，那頂真是金子做的？”

“銅的。誰有那多金子。”王老头說。“就銅，可值的錢就不少啦！”

“現下這風水可不頂事了。”鄭江詼諧地說。“我給它換個名。”

“換個啥名？”

“叫做金龜塔。”鄭江裂開嘴笑道。“關繼祖偷偷摸摸的像個烏龜了。”

大家都笑起來。

王老头滿意地看看鄭江，抬頭望望塔：“這裡到關口只有六里路了。”

何亮倚着船舷，向兩岸眺望。在青郁的樹林中，夾雜許多稻田，稻穗黃燦燦地晃人眼。望望自己的衣服，他好笑起來。真的，這仿佛又像打游擊那些時一樣。他回憶起一九四六年的秋天。那時，蔣介石背信棄義地向中原新四軍五師進攻，部隊向陝南突圍了。他隨着營長打了一次阻

擊戰，再繞到敵人后頭打游擊，拉敵人的屁股。在鄂中大洪山山麓，襄河兩岸，山峰也是像這里一樣美麗，稻穀黃得愛人，山塘的水清澄而秀麗。然而，國民黨開始“掃蕩”了。高粱着了火，稻子燃起來，遍山青翠的松樹被燒得只剩一些黑焦焦的樁子，匪軍的馬隊在莊稼里踐踏……。為了戰略的需要，部隊開始突圍。大家爬山越嶺，翻岩渡河，終於到陝南和主力部隊見面。解放晉南，渡黃河……。今天，終於勝利了。望着兩岸的景色，何亮紫黑的臉膛上涌出笑容。是的，勝利了，勝利了。

他默默地想起毛主席的話：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第一步。是的，我們就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土地改革，建設無數的工廠、集體農莊……社會主義社會……。他又笑了。

“凡是土匪沒有肅清的地方，我們就不能徹底地進行土地改革，徹底地打垮封建反動勢力，人民便不能徹底地翻身。”上級清晰有力的指示，在他腦里縈迴着。

小船分開水，筆直向前進。正在水面上游逛的小水鴨看見船來了，趕緊朝水里鑽去，在前邊不遠的水面上冒出來；小船馬上又追到了，它又驚驚慌慌地鑽進水，從前面水上浮出來；然而，小船又到了，它又鑽……。多鑽幾次，沒有勁了，這才急急忙忙地竄進河邊的蘆葦里，斜着小眼向外偷瞧，看船上的人是不是對它有敵意的行為。

槳聲驚起蘆葦中的野鴨。

“可惜！沒烏槍。”鄭江惋惜地說。這個十八歲的年輕戰士，在水上是很能干的漁夫，也是出色的獵人。

一對野鴨扑打着翅膀，向遠處蔚藍色的天空飛去。

二 夜会

天气确实怪熱的，趙廷富今天晚上又多喝了兩杯酒，多吃了兩塊紅燒肉，更感到燥熱。汗珠從他那肥肥的臉頰上滾下來，流過白胖的肚子，然後浸在他的白洋布褲腰上頭。他拉過一把竹躺椅，像條肥豬一樣地躺在上邊，手里拿着一把大蒲扇扑打扑打地直搗。竹躺椅在他的重壓下，不停地發出噉噉吱吱的聲音。搗了一會，身上倒是涼快一些，手卻累了。不搗，身上熱；搗起來，手又累得慌：這使得這個胖老爺很為難。想起以前兩個丫頭替他輪流打扇的日子，他不禁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解放以後，兩個丫頭——他的佃戶的女兒——都回家骨肉歡聚去了。

常使他吁氣的，不只是搗扇子這一樁事。減租退押，剿匪反霸，哪一樁事都叫他挺傷腦筋。他曉得不久共產黨還要領導窮人分田地，鬥爭地主，就格外擔心，有時連飯量也減少了。自然，再沒有人叫他是趙三老爺了。頑皮的小孩子見他過去時，特地吐了一口痰，輕聲地說：“趙三胖子，死地主！”輕聲地說這話，可能是小孩子胆小；然而，趙三胖子的確聽到過許多次。趙三胖子畢竟是知機的人，裝着耳朵聾便過了。他的“知機”，還表現在其他事情上。眼瞧着國民黨跑了，關繼祖垮了，他知道自己天下完了，每日里便裝窮叫苦，或是揀了一個簍筐到大路邊上人多的地